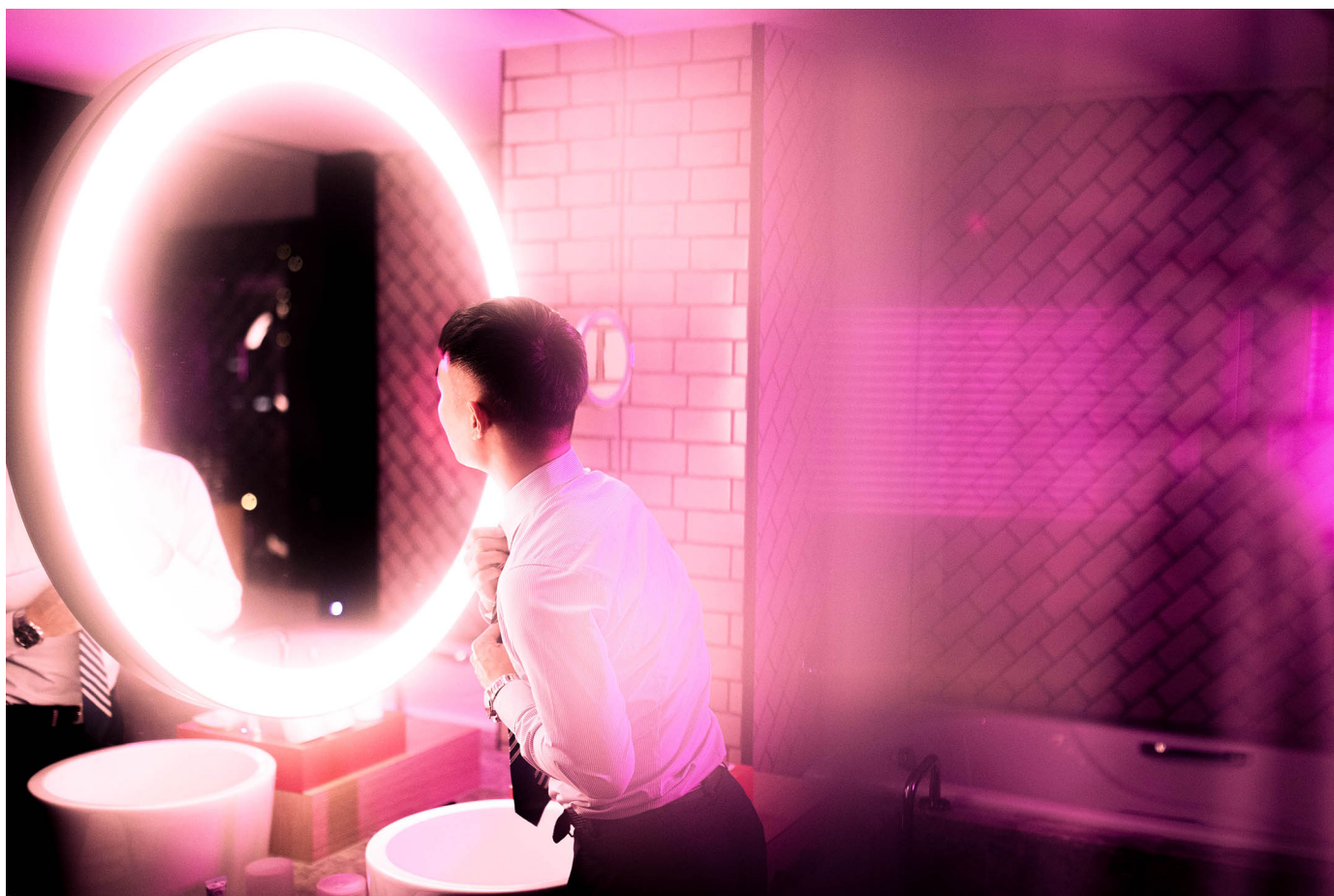


风物

深度

他是性爱影片创作者：穿上制服不是为了扮演谁，而是变成我想要的样子

豪曾是瑜珈老师，现在是性爱影片创作者，他爱文学，艺术，菲林照片，并在网志内不断书写自己的家庭关系。



男男成人影片创作者豪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唐子虞 发自台湾

刊登于 2024-01-16

瑜珈 # 菲林 # 性爱影片 # onlyfans
LGBTQ议题 # 文学 # 斜杠青年
爱欲录 # LGBTQIA

【记者按】和豪第一

次见面是在台北的一家高级饭店，他一身硬挺西服现身，但不似影片里的威猛阳

刚，有些腼腆文静。

没有太多寒暄，快步带我走上房间。阔窗大床房非常敞亮，地毯和墙壁的装饰结合了古典线条和现代配色，床头则悬着细杆的壶型灯，颇有格调。

延伸阅读

专访同志平权案主李亦豪：丧夫后，我要捍卫“我们是家人”的事实

导演郑有杰专访：《亲爱的房客》是同志片？家庭片？还是悬疑片？

女性主义的具体生活：我们需要其他女性作为人生楷模吗？

爱欲录：给这个时代宽衣解带的人

爱欲录：同志的第一次亲密关系，“性”与“爱”是两种不同的能力

跨仔跨女“过渡”艰难时：隐在香港公屋邨里的跨性别互助组织 | 爱欲录

收到兵役通知那一刻，我决定跟家人说“我想当女生” | 端传媒X一手故事

他的影片都发生在这样有质感的饭店房间内，西装革履的保险业务员和客户在公事里逐渐暧昧、越界，或者上司和下属之间有命令和服从的性爱。权力关系、皮鞋、丝袜、西装、SM，这是豪的性癖，也是他的目标客群。

豪是一名男男成人影片创作者，在推特（现称X）上有24万追踪者。和“网红”类似，“网黄”也是通过上传相片和影片来吸引粉丝，只是内容多性感裸露。推特因为免费、且对成人内容审核较少而成为知名聚集地。若想盈利，则靠订阅制的OnlyFans平台，观众按月付费后可以浏览完整影片。

将自己最私密的一面展示给众人，成为万千男人的性幻想，说起这一切时，豪似乎太云淡风轻了。“要跨过什么心理关卡吗？”我把这个老套的问题抛给他，期待着一番挣扎犹疑的复杂故事。但豪的经历显然不适用这个框架：在高中，私密影片被泄漏到网路时，他已经和“被观看的性爱”共存。

性爱影片被外流，那...不如我自己拍？

是同学告知，那时豪才知道自己的性爱影片被泄漏在网路上，里面的自己穿著有姓名和学号刺绣的校服。

豪是从小到大的好学生，成绩优异的他高中时考入台北市立建国中学——台湾最知名的男校高中之一。那是2010年左右，建中已经比较开放，会有留长发的男老师，蒋介石铜像也会被挂上彩虹旗。能够就读的学生，许多是社会名流之子，“不用为了世俗价值去工作”，所以性取向也并不是一件有争议的事。当时校内有同志社团，会和其他县市的男校联谊。情欲悸动的少年们彼此交流，豪也因此对性和约炮有更多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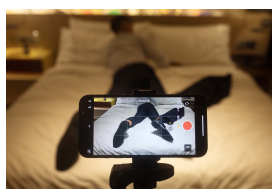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还没有交友软体，同志相识是在网路论坛上。第一次的约炮对象上传的照片好看性感，所以当他提出要录影时，豪欣然同意，想着自己也可以留作纪录。

泄漏之后，不到18岁的豪展现了超乎想像的冷静、隐忍，还有一点傲气：“他的目的是想要博取我的关注。他以为我会找他，但我就偏偏不。”豪估计是对方想再见面，但没有得到回覆而生了报复之心。豪完全没有行动，既没有去联系对方，也没有报警。问及当时的情绪，豪说“只觉得好烦”。

高二时，又发生了一次影片外流。豪这次也很淡定，只想到，“又来了”。

“第二次时就知道，这种事情的影响力是有限的，不会无限地破坏你的生活。只是小规模地在（同志）圈内露出，圈外人基本不会看到。”

“就算看到了，我也没有在乎那么多人的想法。”



男男成人影片创作者豪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**你不让我做、
我偏偏做给你
看**

他知道自己要什

么。

中学时，豪便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做上班族，忍受不了条条框框。

他喜欢读书，文采出众，获得两次青年文学奖。本以为会做个作家或翻译，为此高二后休学了一年，想要多点时间写作。

休学期间，因为前男友练瑜伽，想要美好身形的豪也开始涉足，结果越练越好，“同场馆的妈妈们都以为我是教练。”恰逢云门舞集舞团来校宣传，豪意识到：“如果就这么做作家过一辈子，好像有点太无聊了？”

两次的影片外流不可能让豪停止自己喜欢的事，反而还发现自己年轻、学生、制服、运动的元素是流量密码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不如自己拍。”

他要去考艺术类大学。

一路以米，豪都是那个逞强的人。这股内聚的韧性让他考上艺术大学，甚至豪连自己考艺术大学时的补习班钱都是自己兼职赚来的。

大学上表演课，之后又学芭蕾，课余则兼职瑜伽教练。本来不爱运动、文弱书生的豪逐渐生出健硕流畅的身体线条，体能成为他的长处，也是他的性欲之源。

“我喜欢被体罚，可以在身体极限里感到快感。”在SM中，豪更常做受虐的一方。他回忆在中学时，有同学会被老师拿棍子打，但作为好学生的他从来没有机会体验，反而觉得有趣、甚至性感，于是在约炮时便会尝试体罚、打屁股、赏巴掌这样的癖好。

在性爱的一小时内，豪是任人践踏、服从主人的奴。但更多的时间，他并不想要讨好任何人。豪卖过“原味”，即自己穿过的内裤、袜子，但很快放弃：“事情太多了，（买方）又要看照片，

甚至还想我陪聊，
最后还可能不
买。”

所以两次的影片外
流不可能让豪停止
自己喜欢的事，反
而还发现自己年
轻、学生、制服、
运动的元素是流量
密码：“既然这
样，那我不如自己
拍。”

推特成为他分享性
爱片段的平台，豪
称其为“约炮名
片”，有人喜欢他
的脸和身材、同时
也喜欢SM，便可
以主动私讯，也省
去豪自己寻找约炮
对象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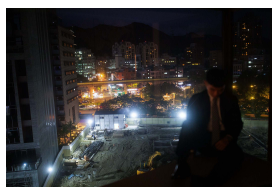
2019年时，他的
推特已经有几万的
粉丝量。一个拍
OnlyFans 的高中
学长怂恿他入行，
“因为邀请者可以
抽成5%”，同时也
提到自己收入丰
厚。豪决定一试。

最开始的拍摄地点
就在家中的卧室，
他告诉父母只拍一
个月，如果可以赚
钱未来就另觅地
点，“可能我在里
面约炮，父母就在
外面看电视。”

之前的学生制服路
线大受欢迎，豪最
开始的题材和人设

也是高中生。结果因为校服上露出校名而和校方产生纠纷，几乎快上法庭。加上当时和男友一起拍片，公私纠缠下两人感情不和，最终分手。拍片之路一波三折，豪并不轻言放弃，他是“你不让我做、我偏偏做给你看”的人。

于是“高中生”一夜长大，变成了衣冠楚楚的西装“社畜”。



男男成人影片创作者豪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演好这出戏： Onlyfanser 如何拍片？

“社畜”不是凭空出现。

豪从来没有将拍片当作暂时性的赚快钱。在设想里，他的影片是“像Netflix剧集一样，是一个系列。”原本的高中生本来也会长大，然后去大学，可能会是体育生，中途当兵，又有军警制服，然后才是出社会成为打工人。只是纠纷和意外发生之后，才直接转型

成西装类型。

他“不想扮演谁的爸爸、或是剧本里的某个角色。我就是想要变成那个样子。”这些一夜情是一对一的表演，只是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身处豪的舞台，而这出戏只满足豪自己。

像SM一样，制服也一直是豪心中的渴望。读国小时，学校会有“运动服日”和“制服日”，老师让同学们举手表决哪几天穿运动服、哪几天穿制服。同龄人多喜欢运动服，因为方便舒服；但豪却在制服日更开心，因为“看起来比较好”。

穿上制服，不是“扮演”，而是“成为”。正式拍片之前，豪就喜欢穿上学生校服、或是士兵军服去和人约炮，然后说自己是高中生、或是正在当兵的大学生，缠绵激情后也不拆

穿。但他“不想扮演谁的爸爸、或是剧本里的某个角色。我就是想要变成那个样子。”这些一夜情是一对一的表演，只是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在豪的舞台，而这出戏只满足豪自己。

色情影片中时常会有剧情，有的创作者今天是老板、明天是体操运动员、接着又变成模特。豪说这些人的角色变化太快，反而失去了真实感，“别人永远知道你在演。”他只专注“保险业务社畜”这一个角色，逼真到有許多粉丝私讯来谘询“可以和你买保险吗？”

三十分钟的色情片，说到底也是一场演出。作为独立创作者，豪是导演，也是演员。如何让观众沉浸、入戏，甚至不知身处剧中，豪有自己的方法。

拍片之后，豪购入了二、三十套西装，每一件都是量身订做，单价便要一万台币。合作者的服装也是豪提供，所以对方的身

型不能和一米七的他相差太多。在这上面豪还有些小心机：他觉得懂行的观众会看得出，只有自己穿的西装是最合身的；哪怕是多人性爱，他也是最亮眼的主角。

高级西装也要有对应的奢华环境。

“从从房间的壁画、装潢、甚至是枕头的松软程度都可以感受到环境是舒适的。”采访时所在的房间提前预订也要六千台币，而这样的饭店豪已经预定到明年四月。

除了服装和场地，拍摄时的灯光和收音也有讲究。豪花费一万元购入立式摄影灯，初见时我以为是直接对着人照光，豪解释是打向天花板，“这样光线才自然、柔和；不然墙上全是人的阴影。”同时摄影师还会拿一个小的灯管来动态补光，豪笑称为“屁灯”，让生殖器看起来“泛亮光、有些可口的样子”。

有的创作者
今天是老
板、明天是

体操运动
员、接着又
变成模特。
豪说这些人
的角色变化
太快，反而
失去了真实
感，“别人永
远知道你在
演。”

Clubhouse兴起

时，豪在上面做过一次做爱直播，结果一晚多了一万粉丝，这才发现原来“润滑液和身体的碰撞声、对方的喘息和叫声，也是那么有吸引力。”于是也购入了专业的录音设备。

拍摄的内容上，豪会视拍片对象的喜好来沟通决定：有人喜欢被锁屙，有的喜欢被吐口水，还有赏巴掌、打屁股。合作者的喜好

和个人的氛围是豪整部片的考量，“如果只有我主导一切的话，那事情会变得很无聊。”

有时合作对象第一次见面，气质和相片有出入，豪会带好几套西装来让他试穿，找到最合适的。剧情上也可能有调整，“比如对方看起来像是大学生，那他可能就

是实习生的角色。”

色情片主角要性能力超群，全程硬挺，还要有足够的喷射量。豪每次拍片前会禁欲两到三天，再通过瑜伽调整体力，饮食、作息也不能放纵。拍片前两年时他每礼拜住两次饭店，一早一晚拍摄四场。也就是说，一周六天的做爱额度，不是在拍片、便是在准备拍片的路上。

有时离开台北去别的城市，更需要连续拍摄。“有次去高雄14天，拍了13场，而且每场都是做1号，还要保证我能射的出来。”

作为正职，吸引订阅、保持更新，豪由做爱时顺便拍片，变成了拍片时顺便做爱。

男男成人影片创作者豪在一所酒店内拍片。
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当做爱成为工作

拍片时的性爱是给观众看的，自己的享受、亲密、快感都是第二位。虽然豪说 OnlyFans 要和更加工业化的日本色情片做出区

隔，“有些手工感”，所以整场性爱是一气呵成拍摄，不会补拍；但重复性、流水线作业，还是让这个靠本能欲望驱动的行为变得例行公事。

如果是和圈内同行拍，大家都已经知道整个流程：由前戏到插入，床上、沙发、浴室各有一定的分钟数；变换不同的姿势，每一种的时间不能过长。1号在抽插时还要注意露出自己性感的腹肌和生殖器，所以不能和0号有太多的紧抱动作。

有时做爱的姿势并不舒服、甚至劳累，但是看起来十分火辣。有段时间

豪喜欢拍浴缸戏，但浴缸里0号的盆骨没有支撑，很考验1号的大腿力量，需要撑起对方的同时完成抽插。常做1号的豪也要斟酌下是否能完成——“但确实很好看！”

并不是每次都会和从业者一起拍片，豪前两年的多数拍摄对象是素人（指未从事色情行业的人），对方是带着

八月。他的欲望来自真切的欲望来的，干柴烈火、如胶似漆，“素人会比较有激情”；但豪的最终目的是拍片，所以在给对方好的性爱体验的同时，豪仍然要留几分精力在场面调度上，以自然的方式来变换姿势和位置。

欲火中烧时，人总会想要更多、更久。豪很难一一满足。他对自己的工作时间有着明确的要求：一个小时。这是他最具可持续性的燃烧时间，再长的话便是负担。

一周中除了拍片，几乎再无做爱机会；甚至做爱时也难以全情投入。那还能再享受性爱吗？

“我觉得很难。可能10%吧。”

在拍片初期和当时的男友分手后，豪再没有进入一段亲密关系。豪希望双方可以有共同的兴趣，一起运动、或者一起听音乐剧。但拍片的工作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，再加上他家庭中的烦恼和压力，他觉得自己始终不在一个谈恋爱的状态

里。

所以从业来到第四年，豪希望在工作上放慢脚步。豪至今拍了三百部片，上架了一半左右，剩下的存货可以在未来不工作时上传。他目前每星期只住一次饭店、拍摄两次，未来计划再降低频率。

在以 OnlyFans 作为全职工作之前，豪是瑜伽老师。“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喜欢『做爱』这件事，只是因为可以成为商品出售，我才去精进。”豪说如果不拍片的话，他可以只是玩SM，并不进行插入式性行为。

“但瑜伽是我想一直练习的。”豪觉得瑜伽是去在身体衰老的同时、不断探索极限，是他要面临的人生课题。所以哪怕 OnlyFans 的订阅收入已经有每月十几万台币，他还是每星期教授线上瑜伽课，最多时甚至一周七天都有上课。

只是在有拍片收入下，教授瑜伽从谋

生变成了兴趣。如果维持目前的拍片模式，豪每月只需工作十小时，便可以维持现在的订阅收入。扮演着“社畜”，但他应该是活得最不像社畜的人。

他将大量的时间分配给艺文活动。他是2019年是台湾“国家两厅院”观看表演最多的人，还获颁证书；今年他有四个月不在台湾，也看了近百场演出——诸如钢琴独奏、交响乐队和舞团表演。

还有读书和写作。他喜欢在社交媒体写随记，近半年就有四万字。不是无病呻吟，没有遮遮掩掩，他写自己、

家庭、艺术和欲望：

“你说考上什么科系、从事什么工作、买房子、去哪里玩，是所谓的目的吗？更像短期让人打勾的项目……现下的漫无目的，也是对长久以来，潜移默化被灌输的种种提出质疑，暂时不奋力追逐什么。”

还有陪伴母亲：

“一回国、回到家里，情感上又陷落妈妈失智的处境，那感觉类似和时间赛跑，每天她能记住的东西越来越少。如果记忆是一艘船，她在无限的暴雨中，不断将货物抛入海中。”

如果只看上文，豪的父母应该会被想像成开明派，竟然允许儿子在卧室拍片。但家庭关系是豪的文字中最常出现的主题：乖戾的父亲，软弱的弟弟，和失智的妈妈。

豪在家中做瑜伽。摄：
陈焯輝/端传媒

需要交租的家，和逐渐失智的母亲

第二次采访是在豪的家。家中布置简单，尚算整洁。

客厅中央是叠放的瑜伽垫，豪在这里教线上瑜伽课。再往里走是饭厅，左侧一条走廊通向四间卧房，墙壁上挂着家庭相片，由孩提直至成年。一家人旅行过许多地方，在比萨斜塔下豪扶着妈妈的肩膀。

仔细辨认可以分出豪和弟弟：豪的眼睛很有特色，一只双眼皮、一只内双，再加上卧蚕，让两眼如一池平静又深不可测的湖水。笑起来时涟漪荡漾、波光粼粼；不笑时仿佛遁入沉思，神秘压抑。

之前他将性玩具收拾起来，出于对同住人的尊重，现在既然要来打破这样的平衡，他直接明目张胆地让自己的酷儿元素出现在家里。

转入书房便是另一番光景：深处是吸尘器和两个行李

箱，靠着左边柜子堆着衣服和杂物。豪的房间更是只被允许看一眼——“我们天秤座很在乎面子的！”——地板满到找不到落脚处，一晃而过的还有一条彩虹物件，不知是丝带还是内裤。

豪正在搬家，许多物件被重新翻出来评估意义。比如

书，他觉得奥田英朗的《六宅一生》“比较娱乐性，再读一次就可以送朋友了。”他更喜欢“石黑一雄、爱丽丝·孟若，或者是玛格丽特·爱特伍”。

豪的家庭关系并不良好。父亲很早之前就出轨，但“妈妈太软弱”，还是维持婚姻；结果两年后母亲正式确诊失智后父亲提出了离婚。

和父母的出柜在高中，并非事先预计，甚至有些戏剧性，但豪一如既往地淡定。那时高中男同志中流行“包养”，朋友间会炫耀有钱人给自己买的礼物。于是当有人联系豪说要包养他时，似乎也顺理

成章——结果是警察钓鱼执法，父母于是知晓了他的同志身份。豪已经不太记得当时的细节，但记得自己并没有慌张。

后来爸爸去他房间将他的性玩具翻出来、散倒在地上，“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。”之前他将这些东西收拾起

木，由于对同住人的尊重，现在既然要来打破这样的平衡，他直接明目张胆地让自己的酷儿元素出现在家里。

“比如以前全家共用电脑，我本来会将色情片单独存在一个文件夹里，后来就直接放在桌面上了。”

父亲现在已经搬离住处，但因为房子是他的财产，父亲多次威胁要把豪赶出家中。一气之下豪给了半年租金，“租住”家中到2024年三月。

相比离经叛道的豪，按部就班考大学、研究所的弟弟更被偏爱，26岁还收到爸爸的零用钱——来自豪缴付的住家“租金”。豪则在大学前就被断了零用钱。

这种法则在面对母亲时失效了：无论再怎么努力，失智是个不可逆的过程，只会每天看着妈妈的记忆消散一些，再一些。

租金缴付后，他同

时在离家五分钟步行距离的地方租了一个住处。有次母亲和他一起搬家，因为失智者的大脑无法容纳新的记忆，搬了三次也不记得：“第一次说新家好远，第二次说搬家好累，第三次到了说『你这里还收拾的挺整齐』。”

一路的逞强，内聚的韧性让他考上艺术大学、拍片赚钱。仿佛看他教瑜伽，后弯、劈腿、撑起、倒立，空间里弥漫著有力均匀的一呼一吸，轻松的好像每幅人体都有这样的力量和柔软；但举重若轻的背后是十年台下功。

但这种法则在面对母亲时失效了：无论再怎么努力，失智是个不可逆的过程，只会每天看着妈妈的记忆消散一些，再一些。

“小时候，我很爱问妈妈：你爱我吗？我表现得理所当然，像确认：出门有带钥匙吗，那般日常。回想起来，是我一路追逐更好的生活，更深层的安全感，更深

的渴望爱。并深知，那份量只有家人给的起。我是受我奢望而不可得的苦。”

豪不会装作自己是大孝子，母亲的情况也未恶化至需要全日陪护的阶段，目前只是去日间护理院。豪说自己能做的也就是和妈妈多说话、带她出去吃晚饭，让她尽量可以维持记忆，一周也就三、四次。

豪并不忌惮自己的裸体被取景器复刻和保存下来，相反，正如高中时拍的第一个性爱影片时他的心态一样：“可以留作纪念”，豪努力地捕捉

人生的各个时刻。

豪觉得“还好”现在是做 OnlyFans，否则朝九晚六的上班族哪里会有时间陪母亲。所以他在搬家与否上仍然处在暂时的状态：新的住处全无家私，惨白的灯照在地板上，可谓家徒四壁，很难想像是

那个追求生活品质的豪的未来住处。

豪觉得如果明年母亲病情恶化，可能父亲反而会求他回去照顾——拍片工作反而给了他“筹码”来和父亲谈判。

照护是个长远的过程，豪要保证目前的节奏是让自己舒服的、可持续的。而付出并不是单向的，和母亲陪伴最终也指向自己：

“我觉得在这方面不是我照顾她，而是照顾我自己的情感……我如何看待『亲情』和『衰老』这两件事。”

男男成人影片创作者
豪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菲林、写作、拍片，纪录人生

豪喜欢拍菲林相片，有时和母亲相处时也会纪录下母亲当时的状态。但更多的拍摄对象还是自己：做瑜伽时，做爱时。

他有一名从2019年就开始合作的摄影师，从各类场景的瑜伽，到拍片现场的侧拍，四年多来拍摄了上万张菲

林。这并非工作的必须，只是豪的喜好。四年来，摄影师的工资、菲林胶卷、冲洗费用全部包含，花费了超过20万台币。

菲林有着特殊的质感，拍摄时看不到成片的样貌，只有冲洗出来时才能知道。每一次的快门瞬间，都是无法复制的历史时刻。成片的像素没有数位相机高，但增添了朦胧的美感。

豪并不忌惮自己的裸体被取景器复刻和保存下来，相反，正如高中时拍的第一个性爱影片时他的心态一样：“可以留作纪念”，豪努力地捕捉人生的各个时刻。

回看四年前的照片，豪觉得和目前30岁的自己是完全不同的状态。

脸、身体、氛围，都是不可逆地被岁月推着向前进了。他从一个还可以扮作高中生的少年，变成了可以教训实习生的大人——他的“社畜”人设，可能也要升职变成“主管”了。

瑜伽也是，30岁的身体和能不可避

不可避免地会衰退，有些以前可以轻松完成的姿势现在也开始吃力——或者说是少了进取心，豪解释道。以前他会模仿最出名的瑜伽大师的招牌动作，然后对比来看自己达到几分。当时的他还是全力专攻瑜伽教学的阶段。但现在他的人生走向另一个方向，好像也不太需要如此拼搏了。

豪说自己将所有做爱拍片的原片都保留着，未来可能会剪成纪录片，来回顾自己这么多年和别人合作互动、以及自己的改变。他觉得自己还会拍很多年的片：

“至于工作多久，我想三、四、五十岁也有性感的方式吧。听说日本除了父子情节的片，也有老人片。反而很少人问记者或作家职业生涯能维持多久。”

从纪录的层面看，他创作的这些影片里“性爱”的部分被去欲望化了，只是身体、互动。他已经度过了患得患失的阶段，更何况是否被人围观。他甚

至在发布菲林相片和文字的社交媒体上也不避讳自己拍片的内容，有时会在限时动态里看到他舔皮鞋：“做出不同身分的区隔，有点太累了。”

有段时间，豪觉得菲林拍摄太费钱，不知道有什么意义；但现在庆幸还好坚持下来，宁可多拍一点。

“还好当时有纪录。”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